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或問卷十五

宋 呂大圭 撰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或問夫人婦姜至自齊非喪娶乎闕

法有不待貶絕而惡自明者此類是也

朞而使公子遂如齊逆女雖不譏喪

公子翬弑隱者也公子遂殺子赤者

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

桓宣以為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
異辭王曰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
書其故已而書冬十月子卒則遂及得
可見矣宣元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
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齊之意可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以其子故也既而季
夫人之有所訴也宣公即位之初公子遂
亦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討故欲急婚於齊

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
胡曰經書行父如齊而傳謂納賂以請會
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
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
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或問書放之義曰經書放三此年胥甲父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

獵于吳是也於晉則稱國於蔡則稱人
國以殺稱人以殺之例推之則稱國者
與焉稱人者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
棐左氏河曲之戰臾駢欲薄秦于河而
不可遂以失秦晉人惡其不得志於秦
不用命者而放胥甲父則其大夫謀之而
之也蔡遷于州來而殺公子駟明年公
預以為公子駟之黨或者其然豈以

亂無政而其國人大夫擅放之乎春
專殺也書放大夫亦惡專放也大夫
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
春秋惡之折河曲之戰撓史駢之
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
而獨放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佐下軍
桃園之兆見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或問公會齊侯于平州何也

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故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以君父為弁髦以弑逆為常事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

齊人取濟西田

或問取濟西田之義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

八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及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二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鞌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易也凡言取者皆非其有之義若齊人取濟西

田謂之非其有宜也若我取濟西田取汶陽田皆言取何哉蓋嘗失之於彼矣而今取之是亦非其有而已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或問侵陳侵宋而書楚子豈予楚以伯乎曰春秋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向也次厥貉嘗書楚子矣然而未嘗加兵於中國也繼而伐麇亦書楚子矣然而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至於侵陳遂侵宋則直加兵於中國矣凡征伐而出爵者皆伯之辭侵

蔡伐楚書齊侯伯齊侯也侵曹伐衛書晉侯伯晉侯也侵陳侵宋書楚子伯楚子也然則春秋固伯楚子乎曰楚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邪然聖人之書此則有幸之意焉有傷之意焉書曰齊侯晉侯喜中國之猶有伯也書曰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吏狄得以執伯權也美惡不嫌同辭此之謂歟然是時也楚子侵陳而趙盾亦帥師以救陳又會四國之君以伐鄭是晉猶有志於與楚爭也然晉師以救陳而起而楚子侵宋晉不能與爭

其為不競亦可知矣

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獲宋華元

或問書大夫帥師書戰何也曰春秋書戰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帥師者吳而已

大夫之強可知矣然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年大棘之戰皆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吳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或問秦師伐晉之義曰晉文之伯秦與有功晉伯之衰

秦與有罪城濮之戰秦從晉以弱楚是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秦黨楚以滅庸而秦為楚役楚方陵駕中國而秦復興師以伐晉是故楚伯而晉衰雖然此非秦之罪也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此固伯者之慮也殽函之事晉襄之度已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未始有遠圖也自是而後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窺伺中國而兩虎方鬬何暇議及他事哉楚莊之雄也通秦以軋晉而秦為楚役矣次于厥貉之後楚方有

陵駕中國之心同盟新城之後諸侯方有懼楚之志蓋至於今則鄭復背晉以從楚黨楚以侵陳晉方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曰穿乃興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起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勞於秦非自致之而誰邪

晉人宋人衛人侵鄭

或問晉之侵鄭何也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乃從楚以侵宋晉為是率諸侯之師以

伐鄭又未幾而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以敗宋晉又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侵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從晉而今叛之哉葢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將以討賊也及其受賂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葢有辭於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公子歸生以伐宋葢其有辭於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

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未已也然則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或問弑夷臯者盾乎穿乎曰歐陽氏胡氏已辨之矣歐陽修曰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説春秋書趙盾不討賊故加

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必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

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不正之乎此可知其繆也然則夷臯孰弒曰孔子所書趙盾是也胡氏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義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其

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於意今以此罪盾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或問不郊禮乎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胡氏曰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哉謂不以

王事廢天事禮乎

葬匡王

或問葬不書其人何也曰春秋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比而觀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謂公親往可乎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或問公子歸生何以蒙弑君之名曰子公欲弑而不敢發先以語子家則子家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可否之勢在子家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胡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爾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

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蓄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以弑君之罪歸之

楚子伐鄭

或問楚人加鄭稱人者三稱子者四何也曰稱子者蓋其君自將也不然則稱人而已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或問公羊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

公羊之說蓋謂弑君之賊不復見於經其復見於經者以明盾之非弑也然乎曰此說誤矣桑春秋弑君之賊不復見者惟宋督鄭歸生齊崔杼陳乞四子耳其他如商人世子般宋萬晉里克衛甯喜皆再見於經又有以討賊而見於經者州吁無知是也他國之臣唯衛命來魯及預會盟侵伐則書無事則不書趙盾所以書者以帥師侵陳也若其事當書豈以弑君之賊而不之書若其事不當書豈以其非弑君而強書之邪況其身為弑

君之賊而預國事再見於經適足以見其國之無臣子爾豈謂其非弑君而乃再見之哉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或問來盟稱使何也曰春秋書來盟五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閔二年齊高子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宣七年衛孫良夫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是也而稱使者二凡書來盟自内録也其稱使則前定之辭也蓋嘗有約言矣而又使其大夫來盟所以固之也是冬會于黒壤而

公從之則可知矣案左氏則晉人止公然則孫良夫之來盟為魯有疑心而未信乎衛既來盟而復見止以此知盟非春秋之所貴明矣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或問萬入去籥禮乎曰仲遂之罪宣公當追而正之也不能正其罪則是君臣之恩未絶也知其不可繹而猶繹則非矣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大小之不同有國者

當圖其稱也以祭視繹則祭為重而繹為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宫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大夫之卒而去祭樂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以卿佐之喪而猶繹是忽所重而行所輕也宣公之行所輕昭公之廢所重春秋譏之一也孔子書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宫皆在二臣卒之前至稱萬入去籥去樂卒事在叔弓仲遂卒之後明猶繹去樂之為不當也

晉侯黒臀卒于扈

或問諸侯卒于内不地此其地何也曰於國都之外則地之袵金革而死則書卒于師如曹伯負芻修玉帛之好而死則書卒于會如杞伯成于竟外則許男甯之卒于楚吳子遏之卒于巢于封内則如鄭伯髠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惟許男新臣卒于師不地葢許男既與次陘之師而其下文無異辭則其為卒于次陘之師明矣故雖不地而其義自見

衛侯鄭卒

或問晉成公何以不葬衛成公何以不葬曰魯不會也

胡氏曰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或問洩冶諫而死經書其名何也曰石氏曰書國以殺大夫皆殺無罪之辭殺稱國以殺之文則洩冶之無罪可見矣奚必待洩冶之不名哉陳宣公君臣淫亂於朝洩冶諫而死左氏引詩而罪之是非孔子之言也後之儒者從而和之有曰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有曰居淫亂之邦諫不能行從二者之言是忠不可為而義不可守也何以為近臣哉此穀梁之言近正也大夫見殺有罪無罪皆書名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問取不言我而歸言我何也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内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已篤外有鄰國之禮内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内有欲之之意也師曰經凡言歸邑三定十年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與歸我濟西田是也然或言来或不言来言来者非魯之所求而

齊自歸之也何者夾谷之會齊侯以無禮自屈為是歸田以謝過非魯求之也若夫濟西之田則公連年朝齊又與之為婚姻又助之以伐萊故因是求之而齊歸之也讙之與闡亦猶是矣其始也以公入邾之故而齊取之既而歸邾子益而與齊平則因請其所取之邑故齊以是歸之也然則言来者無所惜之辭也不言来者有所惜之辭也無所惜其所欲也有所惜則出於不得已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或問楚莊之殺陳夏徵舒非伯討乎曰胡氏曰殺徵舒討其賊為義入陳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也為善為惡特在於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

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或問邲之戰曰此一戰也中國夷狄勝負之决也前乎此也晉與楚爭陳楚鄭侵陳則晉救之陳即楚則晉衛侵之陳及晉平則楚伐之扈之會陳不至則晉荀林父伐之陳猶未純乎從楚也迨夏徵舒之弒其君也晉之君臣曾不能為陳謀之陳於是從楚為辰陵之盟晉方且會狄于攢函而不謀諸侯之難楚以夷狄之雄乃能執討賊之權而縣陳封陳在其掌握於是陳為楚有而

晉安得而有之前爭此也晉與楚爭鄭鄭從楚侵宋則晉伐之晉宋又伐鄭則鄭受命於楚以敵之鄭即晉則楚侵之又伐之黑壤之會扈之會鄭在晉宇下則楚子再伐之鄭不堪楚之屢伐也於是從楚以為辰陵之盟然其心固曰與其來者可也是其心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又徼事於晉楚子之圍鄭也所以爭鄭也晉既不能有陳矣則邲之一戰是固勝楚得鄭伯諸侯之一决也自晉師之敗績而楚得以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之制

矣案左氏則是晉中軍未成列而楚車馳卒奔以乘晉軍是以晉師敗績耳然以經文攷之則是成列而戰可知也案左氏則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書林父何也胡氏曰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

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獨以中軍佐濟若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此稱敗績特以荀林父主之也

宋人及楚人平

或問宋及楚平何也曰此一編也可以見晉伯之不競而楚之横行中國也甚矣向也晉與楚爭陳其後也陳有少西氏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討之縣陳封陳在其掌

握而陳在楚宇下矣向也晉與楚爭鄭其後也鄭有皇
門之入晉不能救已而有邲之戰而晉師敗績而鄭又
在楚宇下矣向也晉宋衛猶為一黨及宋師伐陳而衛
救之則衛又貳於楚向也晉楚之爭而中國之望如魯
國者猶未嘗即楚也今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
又即於楚當是時中國伯主之後則晉也先代之後則
宋也二國皆大國也鄭及楚平則伐鄭者晉與宋也邲
既敗則同為清丘之盟者晉與宋也清丘之盟陳人不

至則為之伐陳者又宋也今也楚子圍宋者九月宋之國人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矣楚之圍宋者亦軍弊食盡而將去矣而宋人告急之師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一懲於邲之戰而中國之氣索然矣宋及楚平豈其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恣横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然則宋楚之平豈小故哉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或問晉師之滅赤狄也非有志於攘夷狄乎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一引手以救之而徒能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也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匿瑕含垢自誘及晉侯之欲伐狄也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

不過欺善怕惡爾不得志於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使趙同獻俘于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志得意滿矣何暇謀及楚哉聖人備書於策而義自見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或問案左氏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然乎曰果如所傳則經當書王孫蘇以首惡此未必然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或問斷道之盟魯與焉何也曰前乎是魯專事齊至此魯始從晉石氏曰斷道之盟左氏以為辭齊穀梁以為外楚今從穀梁義何則自宣公以来凡晉會諸侯齊未嘗不與也衛嘗同盟矣清丘之盟辭曰討貳而陳貳於楚宋人伐之衛乃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衛殺其大夫孔達以説於晉然則斷道之盟衛人在焉故曰同外楚也左氏見明年同衛世子臧伐齊成二年有鞌之

戰而謂以此為辭齊亦不與經合矣

公弟叔肸卒

或問書弟何也曰案春秋之義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然有以弟而書字有以弟而書名者以其為母弟之貴也比之天子命大夫而書字則叔肸許叔蔡叔之類是也其已為大夫者則書名衛縶宋辰齊年鄭語之類是也

春秋或問卷十五

春秋或問卷十六

宋 吕大圭 撰

成公

春二月無冰元年

或問或謂開冰而後書無信乎曰春秋書無冰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是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無冰者常燠之罰也而皆書之於春或謂開冰而無乃書無冰與大無麥禾書之於歲終為一例然以鄙意觀之大無麥禾書之一歲之終可也若無冰則但當於鑿

冰之時而無冰可鑿則書之非必待既開冰而後知其無也然則春秋以周正紀事亦可知矣

王師敗績于茅戎

或問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也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

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信厚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

袁婁

或問使舉上客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而成之二年書四卿帥師會戰何也曰用以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案此編與屈完來盟之義略同然屈完之盟書曰屈完來盟

于師則來盟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因其來盟而與之盟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則國佐之來請於四國也及國佐盟于袁婁則四國之欲也曷為以四國之欲言之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畆而以蕭同叔子為質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主之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

則退于召陵而與之盟不敢以臨楚盟屈完也晉郤克合四國之大夫以戰齊齊侯使國佐如師則進師于袁婁而與之盟必欲以偪齊盟國佐也齊桓為有禮而四國為怨矣

取汶陽田

或問汶陽田書取何也曰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鄟取郜取根牟外歸魯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是也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

者蓋因晉之力而取之易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耳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

得非其有奚異然則宜奈何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會盟于蜀

或問蜀之盟不沒公何也曰此與浮來之盟同是會也

是盟也蓋為魯病矣當是時晉主夏盟者也晉方與魯衛曹之師戰齊于鞌而楚即帥鄭師以從事於魯衛遂侵于蜀公會公子嬰齊而同十一國之人以盟于蜀豈魯之得已哉晉之不能卻夷狄以安中國亦明矣晉不能卻夷狄以安中國而十一國之盟皆稱人何也晉猶主夏盟也蓋至於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而後晉楚之勢均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而後諸侯始皆從楚此蜀之盟所以略之也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問來聘而盟何也曰案經聘而遂盟者五是年荀庚
孫良夫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
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宋公
使向戌來聘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此皆諸侯使大夫來
聘而魯要之使盟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
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宣七年衛侯

使孫良夫来盟則是来盟者其君使之也今但曰使来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来聘而已非来盟也魯之為要盟可知矣

鄭伐許

或問鄭伐許說者以為狄鄭然乎曰案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狄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秦不顧義見利而動又起此役此夷狄之道也於鄭伐許

則曰鄭襄背華即夷與楚比周一歲而再伐許故狄之也於晉伐鮮虞則曰楚靈不道殄滅陳蔡晉為盟主既不能救且偽會齊師假道鮮虞此夷狄之道也或曰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於是狄秦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来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是故狄秦而後狄鄭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

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
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
狄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圖鮮虞也詳於狄事
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惟蘇氏以
秦鄭為闕文而晉伐鮮虞則亦以為狄之以愚觀之是
皆深於求春秋者也嘗竊以為事有小大辭有詳略其
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
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

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先儒往往以為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略有小大不可以一槩論褒貶之實則不在是焉秦之伐晉事小而地遠故略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恣耳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小大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褒貶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

討也其事則微故其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為狄之則荀吳帥師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所繫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或問魯侵宋何也曰上三年嘗會宋衞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衞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衞侵宋魯又侵宋何也其諸受命於晉乎

其諸以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之乎然是役也二卿並書何也此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家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專擅之患大晉景公末年有二大盟會前有斷道後有蟲牢稍能振伯業者二會之力也然蟲牢之盟宋實與焉謀復會而宋辭之何哉其豈非以伯主於行事之間非純出於禮義有不當於人心者乎如齊桓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未純乎義之所致也

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

或問納幣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者三莊二十三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穀云公親納幣也啖子云且居喪娶仇女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云譏喪娶也趙子云又譏使公子納幣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孫胡氏曰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

豈所以重大婚之禮也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愚案春秋書内女惟於紀叔姬宋共姬特致其詳非無謂也紀叔姬之歸于酅宋共姬之待姆而卒皆有賢德者也是以魯人重之魯史記之為特詳聖人因魯史而紀之亦為特詳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莊四年紀伯姬卒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葬紀叔姬書紀叔姬之詳如此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衛人來媵九

年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襄三十年五月宋災宋伯姬卒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書宋共姬之詳如此意者魯人以其賢而書之於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爾不然史之所不載仲尼亦安得而紀之乎然仲尼所以紀之者亦有故也其書公孫壽納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則譏其使卿也書三國來媵則譏其諸侯一娶不應有十二女也蓋亦因其紀録之詳而得以記其失禮爾

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

或問不書天王而書天子何也曰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二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元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及此年賜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而又使來錫命成風以僖公妾母用夫人禮而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故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者也天子者

養天下而主乎恩者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簒弑之賊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行私恩故稱天子愚請有以折之春秋書來錫命二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來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為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

使名伯會成風之葬固為非禮宰咺来歸仲子之賵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説者曰名冡宰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冡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抵牾而難通者也然則如何杜預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過矣或者傳寫誤歟啖助吕本中之言云爾吾從之

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或問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之義也來聘來盟書弟則齊年鄭語也帥師書弟則衛黒背也柰何曰說者或曰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疋夫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疋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疋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黒背侵鄭疋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之所繫寄之疋夫焉亦已輕矣愚曰此說非也夫旣命之盟聘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葢

以見其私耳仁人之於兄弟也固親愛之而已矣然其待之過厚則亦非所以為中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衣服禮秩如嫡卒之弑諸兒者無知也衛侯之弟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然則齊年鄭語衛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册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若夫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衛侯之弟鱄出奔晋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

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又自蕭來奔凡此者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厚一則已薄聖人並書於册而兄弟之義著矣

夏四月五卜郊

或問卜郊之屢何也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襄十年是也五卜者一成十年是也屢卜而不吉則勿郊可也

公會晉侯伐鄭

或問經書晉侯而左氏云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信乎曰信經是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或問瑣澤之會何也曰左氏云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劉敞云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盟何邪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

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愚意瑣澤之會為伐秦起文耳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公如京師

或問公如京師豈非得禮之正乎曰經書朝于王所者僖公也如京師者成公也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耳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耳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二十八年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年書公如京

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春秋所誌可謂微而顯矣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或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信乎曰非也劉敞論之矣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也非為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石氏曰婦有姑之辭時穆姜存焉與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義同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或問執稱晉侯何也曰春秋書執多矣皆書人執諸侯亦書人略辭也亂辭也惟此年晉侯之執曹伯書晉侯傳曰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于京師或者疑焉以為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攷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為非伯討乎晉文之執衛侯亦歸于京師也然而猶稱人者晉文之執衛侯私意也此年之執曹伯伯討也此所以異其文傳之

所言與經意合益足以為證矣

宋殺其大夫山

或問山之不氏何也曰石氏曰殺大夫不氏楚得臣與宋山而已楚夷狄也其略之不備宜矣此蕩澤之不氏左氏則以為背其族何休則以為譖華元發微則以為大夫之未命皆未當也蓋嘗疑其脫耳又左氏載宋華元之奔與子山之殺及魚石之出首尾不實學者更宜詳之

會吳于鍾離

或問鍾離之會吳何也曰晉實始通吳也向也為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於是有吳為中國患矣自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於是有吳與中國盟會矣鍾離之會猶以諸侯之大夫也若曰不以中國之諸侯與之為敵也襄五年善道之會猶大夫也戚之會柤之會則諸侯實與為會矣雖然以諸侯之大夫會夷狄可也又烏知

大夫之自為會可乎哉桊春秋會而殊會者有二會王世子于首止是會世子也會吳于鍾離會吳于柤于向是會夷狄也説者曰會世子于首止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敵也或曰其言會吳何會吳子也然以經攷之則戚之會曷為不外吳人又何以知吳之為吳子蘇氏曰吳夷未嘗與中國會晉為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與會也愚桊此説為通蓋戚之會乃

諸侯會而吳人來會故序吳於諸侯之下鍾離之會乃吳未通中國而晉欲會吳故特以會吳為文然則曷為不與首止之文同義曰首止之文曰公及晉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若世子在此而諸侯往會之然尊世子也會吳之文曰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吳于鍾離是其會晉士燮也為會吳爾

雨木冰

或問雨木冰之義曰文公經說曰成十六年雨木冰穀

梁曰雨而木冰也註云介胄之象何休公羊註云木少陽幼君也冰陰凝臣也臣將脅君此乃五行家牽合之說未可信終未見上温下冷之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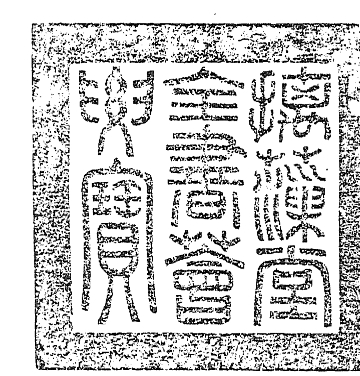
或問或謂曹伯負芻弑君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已而尹子單子會晉侯伐鄭曹伯遂列于會是王縱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言王之

不王也曰不然是年不書王脫文耳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或問伐宋以納魚石也而不曰納魚石何也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納之者楚子耳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先儒曰以惡曰復入是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

春秋或問卷十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二十七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七

宋 呂大圭 撰

襄公　城虎牢

或問陳君舉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衞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郱鄑郚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然乎曰說亦巧矣然案春秋楚丘不言衞緣陵不言杞

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者亦鄭不能有之爾此必近楚之地而鄭不能有之是以諸侯城之

莒人滅鄫

或問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之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信乎曰未可以為信也此直是莒人滅鄫耳立異姓之事未敢盡信

季孫宿如晉

或問左氏曰晉人來討曰何故亡鄫為魯當屬鄫故也信乎曰以經攷之則莒與鄫同預戚之會莒之滅鄫正晉之所當討於莒也而反討於魯何哉恐未必然

鄭伯卒于鄵

或問鄭伯之名何也曰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者以其卒也與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從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國也為如會而卒也故

地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此諸侯之例如此而說者徒見其文之異便有鄭伯見弑之說誤矣

同盟于戲

或問戲之盟鄭服乎曰案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之服未可知今以經攷之盟于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于戲之後楚子伐鄭則其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

于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預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會于蕭魚

或問蕭魚之會非悼公之盛乎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屬至向也鄭從楚至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至盟雞澤而陳来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

之鐊於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為戍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諸侯於是有鄬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燮則楚伐鄭鄭受盟于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則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

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鄬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

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来以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以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政而懔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師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

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孫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撓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啓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強盛以至於黃池之會儼然為兩伯以臨諸侯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

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鄫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讎魯進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恤大夫之專盟幸莒已服則不暇恤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至則雖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葢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

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或問劉夏何以名曰任氏曰天子之公當書公如宰周公是也卿當書伯如名伯毛伯是也大夫當書字如宰渠伯糾是也惟士則書名如宰咺之類是也劉夏書名士也

大夫盟

或問書大夫盟何也曰胡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

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令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

政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圖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所以待後世之意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或問左氏三叛人名之說信乎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

三今年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適讎國欒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又納其叛人甚矣學左氏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齊豹書盜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名欲蓋而彰者也有此二物足以懲肆而去貪也為此言者以為學左氏則可以為學春秋則不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

或問九月食而十月又食何也曰石氏曰此年九月日食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也有頻交而日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歴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

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或問宋之盟非弭兵乎曰否宋之盟是天下之大變也晉楚之爭諸侯也久矣諸侯之從晉者楚伐從楚者晉伐天下亦多故矣雖然晉之為中國盟主則自若也宋之會名曰弭兵而以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晉楚夷矣魯自僖公以來雖貳於楚而未嘗一迹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踰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之

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鄭蔡從楚耳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衛宋均於事楚矣自是再會于虢至申之會而蠻夷之君大合十一國之衆而楚專主諸侯矣故曰是天下之大變也據左氏所載則宋之盟楚實先晉而春秋書晉於楚之上者所以存中國之體也或問溴梁之盟書曰大夫盟言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書曰諸侯之大夫不與大夫之無諸侯也此其說失之鑿矣溴梁之盟中間無他事先序諸侯於其上矣故但曰

大夫盟宋之盟中間有衛侯殺甯喜弟鱄奔晉之事故再舉諸侯之大夫此書法也雞澤之盟亦中間無他事而書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何也曰雞澤之盟諸侯不與盟若但曰叔孫豹及大夫及袁僑盟則不辭矣故書曰諸侯之大夫此自書法云爾何必過爲之說哉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或問左氏再失閏之說信乎曰劉氏權衡曰左氏云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氷杜氏曰頓

置兩閏以應大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皆不然也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此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所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以不譏乎故曰未然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或問杜預謂十二月無乙未信乎曰呂本中曰甲寅乙

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矣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為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預以為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而孔頴達正義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係於

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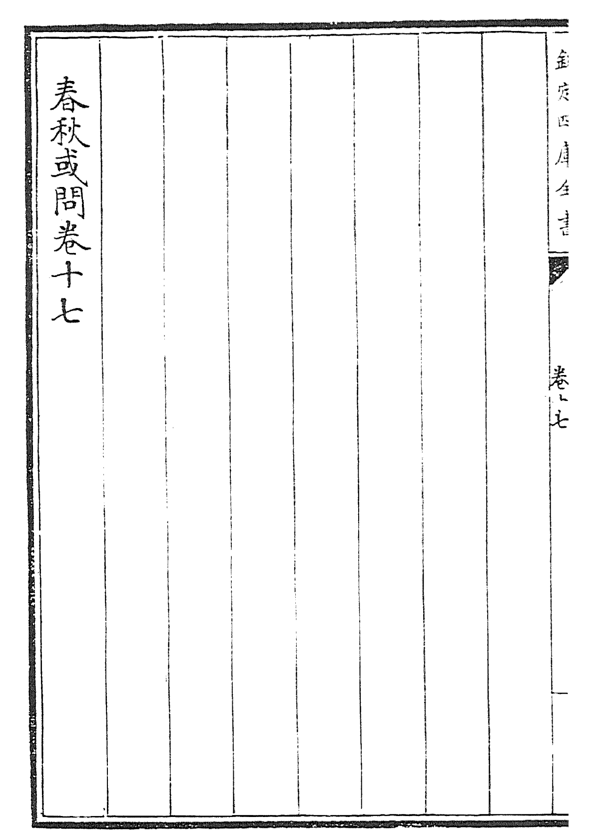
或問天王亦不得專殺乎曰呂本中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孫明復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子殺大夫之文此年殺其弟佞夫以為天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某竊以為明復此言未為知春秋者也夫所謂諸侯無專殺大夫者必禀命於天子也天子無所禀命有罪則與衆殺之非謂殺生自

恣悉由已出而謂之專殺也春秋偶無天王殺大夫之事耳或史官脫略孔子無從取書也如使實殺無罪見之簡冊聖人豈肯不書以為世戒之理而以為天子可以專殺大夫而遂不書也使後世暴君有作殺生自恣無所忌憚由明復此言也予故以為明復此言未為知春秋

葬蔡景公

或問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書葬何也曰呂

本中已言之矣吕曰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罪惡之極也而二君皆書葬則是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本無是説也而為之説者又必曲為之義以信其説使聖人之意不明亦聖門之罪人也



春秋或問卷十七